

闲话广场舞

文/原小民

报道说中国大妈的广场舞跳到卢浮宫去了,还配有现场照片。广场舞在国内却遭到市民抵制。这件事有点意思。健身运动本来是好事,民间文体活动更应支持提倡,但为何让人反感,应分析一下。

站在大妈的立场,我也会理直气壮:城市建设绿地少得可怜,公园收费,哪条法律不让我们在大街上伸伸胳膊伸伸腿,碍着谁了?就这“碍”字,噪音碍着大家了,当然不行。再好的事,妨碍了公共利益,就和车辆违停等一样,变成了坏事。这个道理,想必大妈们都懂。但有些大妈非不买账,认为很憋屈,这就太自私了。

说个真实的小故事。有朋友回国说了件他亲眼见的事:巴黎大街上,一面几十平方米的大广告牌,铁皮的。一个小男孩,十来岁,黑人,精瘦,光着上身。小手开始拍打广告牌,路人以为他在玩耍,视而不见。哪知道,一巴掌、两巴掌、三巴掌……出现了由缓至急的节奏……怎么形容?我依稀记起东方歌舞团演绎的《赤道战鼓》,那可是非洲大草原民族的专利呀!几分钟工夫,小男孩周围竟然围上了数百人!一曲终

了,掌声雷动!这可是巴黎,世界第一花园城市,世界文明艺术之都,这黑孩子应该也算个“盲流”吧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基点:公众欢迎美的东西。如果真把我们的秧歌扭到卢浮宫去,有什么不好呢?我看了新闻照片,服装整洁漂亮。既然跳舞,当然要美,好看。广场舞最近的“血缘”,恐怕来自秧歌。扭秧歌,那可是大美,国粹。东北的,陕北的,山东的……有旱船、彩绸、扇子、腰鼓、高级点的还上高跷……那个阵势,八个字:欢天喜地,撼天动地。广场舞有点像简化的秧歌,但也太简陋了点吧!我长期观察过,总觉得哪里看着不舒服。有一次我无意说了句:“只见手脚划拉,就是腰不动。”一下悟到了原因,所有舞蹈,腰的动作是纲,纲举目才张。即便最“土”的秧歌,要诀也在一个“扭”字。秧歌的基础“十字步”法,和广场舞的转圈步不是一码事。秧歌的腰是大幅扭动的,躯干始终是向着圆心大幅度倾斜摇摆的,才体现民族秧歌的独特韵味,而广场舞的身体通常垂直。音乐是舞蹈的节拍指挥,广场舞是流行歌曲伴奏,古典不像古典,民族不像民族,和动作不搭配,所以听着旋

律看动作特别别扭。不是什么音乐都能拿来跳舞的,包括秧歌在内,否则音乐就不用有舞曲分类了。

我知道,这样的要求,对不想付钱去正规训练班学习的大妈们,太免为其难了,(回忆过去,大型庆祝活动扭秧歌打腰鼓的集体训练排练并不难)。对自发性的群众娱乐健身活动挑这样的毛病,也太苛刻了点。但是没办法,不好看是真的,至少我觉得不好看,我也没见过有观众围观,鼓掌。

人们即使对美的东西,都会审美疲劳,更何况对不美很快就会厌烦。那个巴黎的黑孩子如果天天拍广告牌,没完没了,恐怕警察也要管了。

其实,露天健身活动,有丰富的传统遗产,太极拳、舞剑、轻武术等,都是易学易推广的,且无噪音污染。我问过医生广场舞的健身效果,医生个人意见不提倡,不如步行好。因为只划手脚达不到全身活动目的,不如广播操,是科学设计过的。还有就是我国大街地面很脏,灰尘大,那么多人蹭的灰尘可以想象。■

美是邂逅所得

文/张佐香

三月桃花开,黑瘦的桃树用它苍劲的枝干举起尘世的绝唱。桃花在阳光下临风而舞,绽开它粉红色的花裙,湛蓝的天空是它的背景。我在桃树下驻足,屏住气息,凝视一树花朵挤满枝丫。它们一朵朵、一簇簇地开着,似乎要将积蓄了一年的力量倾情释放。

花朵慢慢抵达我的思想和语言。“能注意事物是一种本领,能使注意力集中是一种本领;后者仿佛受到制约,而前者自由。”(但丁《神曲·炼狱篇》)我爱凝视桃花,我爱的是桃花还是在赏花时敛神细思的过程呢?

我踌躇于桃花下,一面欣赏盛开,一面听得飘零。春者,短也;月者,缺也;花者,残也。人生至美至乐,莫不如此。有一次,我曾经连续拍下十多张照片,冲洗时却发现唯唯与盛放桃花的合影曝了光。现在想来,也许是上苍怜我,不忍让我与虚幻之物合影。

纵使繁花落尽,风中仍有花落的声音。每朵花都在讲述一种生命的经历。与骄阳抗争,与雨雪拼搏,终于迎来了春天,然而随即又凋零了。花儿为谁而开?提出这个问题,我又悟到自己的愚顽可笑。你是一朵花,你就要开放,就是如此简单明了。然而,花开即死亡。但是花开了,毅然决然,轰轰烈烈。

川端康成先生在凌晨四时,惊喜地发现海棠花正在盛放。他喃喃自语,提笔成文:“美是邂逅所得,是亲近所得,这是需要反复陶冶的。”

桃花无悔,它在短暂的生命中绽放灿烂。我用桃花的灿烂叩问自身:我该怎样安排短暂的人生?月光如水,灯光亦如水。我在深夜最寂静的时刻问我自己:我必须枯坐案前,伴着灯光,写吗?“是的。”一个声音倏然从天籁深处弹出来,如花儿开放,“是的。必须写!”■

木匠太爷爷

文/谷以成

太爷爷午睡后起来,脚下一崮,跌了个跟头,倒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。等家人发现时,已是三个钟头之后了。送到医院一检查,还有气息,有救。医生就感叹:真是奇迹!

一般的老人,突发中风,若不及时抢救,都会有性命之虞,更何况是在水泥地上躺了半晌,又更何况还是个93岁老人!村里人却说这是命大福大造化大。

太爷爷的身体一向还是比较硬朗的。看他骑个电动车在村里走东串西风来云去,就不一般。过去,是骑辆有年头的二八大杠,车座上面装个木箱子,两边还挂着铁皮斗子,里面放着各色各样的木工家伙事,现在又都转移到电动车上了。因为,太爷爷从14岁学徒开始,就是个木匠。

太爷爷的木匠活,在江宁上坊一带,是出了名的。三乡四里几代人结婚的家具,都出自他的手。还别说,用他打的家具,夫妻就没有半道上散伙的,人丁都兴旺。因此,找他打家具,不光是认他手艺好,还图个长长久久的吉利。

有个生意人,喜好收藏明清家具。有一回,收了张黄花梨方桌,美中不足的是一根霸王枱断了,想复制一个配上,竟然没人敢揽这“瓷器活”。为什么?因为这霸王枱是连接桌腿与桌面的一根斜撑,S形构造,做得一模一样已属不易。更难为的是榫卯。桌腿上的榫眼必须是下小上大,榫头呢,要做成半个元宝形状。不知怎么的,七转八转地找到了太爷爷。太爷爷到现场眯着眼端详了一会,拿着料子就回家了。第二天,把复制品往榫眼里一投,严丝合缝,跟原配一般。老板连说几十个谢谢,又当场给他一叠大钞。他把钱存到了自己的存折上。

这回,太爷爷出院后,怕自己再有意料外,就把存折拿了出来,

给了儿媳妇,虽然她已经是快七十的人了,但在这十几口的大家庭里,柴米油盐还是她管。把木匠家伙给了儿子,说家传的手艺不能丢,儿子也会木匠手艺,但现在在村里开了个厂子,只能业余地做做“票友”了。最后,又把电动车给了次孙小二子,那是他的最爱,小二子聪明伶俐,在区里工作,经常要往乡镇跑。

太爷爷虽慎重其事,但一家人都没当回事,因为这样遗嘱托付已有好几回了,都是前脚才说了,后脚身体好了,又会把分掉的东西一件一件要回头。自然,都由着他了。不过,肯定不能再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或者四处跑了。就跟太爷爷商量,要不去敬老院?太爷爷也痛快,一口就答应了。他也是不想给一家人添担心。

可敬老院不肯收。原因是担心老爷子年岁太高,怕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交待。太爷爷拍着胸脯说,我留个字据,不管出多大的纰漏,不要你们负责!当下就叫儿子立了个字据,敬老院这才收下。

谁知,没过多久,他又闹着要回家,说在敬老院闷得慌,不能到处跑,没有毛病也要憋出病来,不好玩。这下,倒是敬老院舍不得放了。院长说太爷爷把坏了的门窗桌椅都修好了,用下脚料还做了二十张小板凳和两根擀面杖;他又是在院里年纪最大的,为院里争了不少面子和慰问金呢!临了,院长说太爷爷您先玩几年再来,到时候,敬老院给您办百岁大寿!

太爷爷又骑着电动车走村串户了,有活儿就干干,没活儿就溜达聊天。当然,有时候他也会琢磨,百岁大寿哪能在敬老院办呢?就在家办,四世同堂几十口子,多热闹!■



不确定时代·金陵碎片一城南旧事 摄影/马康

歉意

文/卞政

上个周末,我冒着密集春雨回老家上坟。站在父亲坟前,总有复杂情绪交织,一切都只能在这深深的三鞠躬里面了……

母亲说在我出生的第50天,父亲便走了,去北京集训(出国学习培训),接着便是漫长六年的长驻。那时的长驻中途是不能回家的,也没有长途电话,更没有视频,只有每个月靠信使给母亲送一封信。父亲走了不久就来信给我取了个名“珊”,是因为他在埃及看到了珊瑚岛,美极了!

七岁那年,我放假在家,正准备去看电影,一个高个子男人拎着大皮箱,从黄包车上下来,站在我面前,并喊着我的小名,“你怎么认识

我?”“我是你爸爸。”当时我傻了。印象中的父亲,是照片里穿着西装很帅气的那个人。这个人看上去有点老,我二话没说,从家里拿出一张小板凳放在门口,对他说:“你坐会儿等奶奶买菜回来,我要出去了。”于是踮起脚把大木门给锁上,钥匙挂在脖子上走了……这扇上了锁的大门,把我和父亲的心隔开了。

父亲探亲的日子,无论他用什么新玩意儿,都无法骗我让他亲一下。父亲非常伤心……我知道了他是我父亲,但我无法和他亲近。

文革后期,父亲回家养病。母亲说,你要好好孝敬他。可父亲却说,你能做出让我们感到自豪的事情,那才是真正的孝敬。我记住了这句

话。那段日子里,我们开始了交谈。但我仍然说不出一句让父亲暖心的话,直到父亲去世,那年我十九岁。从他同事嘴里我才得知,父亲在国际棉花界是知名人士。可在家里却有一个始终不愿喊他的女儿。在给父亲守灵时,悔恨直击我心,多想让他听到我由衷喊一声“爸爸”,可再也没有机会了……

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就是让他们为你感到自豪,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工作,照顾好好母亲和家庭。我没有辜负父亲!

坟前送上一束花和父亲说说话,透过泥土感受着父爱,同时也传递女儿的歉意。■